

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基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比较的视角^①

段世飞^②

摘要:国际大都市是近现代城市发展高度成熟的产物,其国际性的彰显离不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在四座国际大都市中,伦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程度最高,纽约、巴黎次之,东京相对最低;伦敦、纽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有着密切联系,东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则与城市的人才需求紧密相关;伦敦、纽约、巴黎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更为全面,东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相对浅显。为建设建设和谐宜居、国际一流大都市,北京的高等教育须提供相应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鉴于大学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关系,北京应基于首都高等教育体系,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化品牌。

关键词:国际大都市 高等教育国际化 北京 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逐步确立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十五”计划提出50年首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2010年构建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框架,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21世纪中叶使北京成为当代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1]。国际大都市离不开人才、技术、信息和资金的聚集,而人才特别是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支撑。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国际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如何适应和推动国际化大都市是当前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亟待解决的课题。可以预见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将成为实现首都四个城市战略定位的重要途径,以及建设和谐宜居、国际一流大都市的智力支持、人才支持和创新支持力量。鉴于此,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构筑国际人才高地,应当适时提上议程。本研究选择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的八所案例高校作为比较对象,基于学生、教师、课程和合作办学四个维度,对四座国际大都市高校的国际化进行比较。在归纳比较四座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建议,以期推动北京的国际大都市建设。

一、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及内涵

国际大都市是城市化进程中一座城市被视为伟大城市的耀眼皇冠和极高搭配。国际大都市通常有着超群的经济、政治、科技实力,能对世界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影响力。以欧洲中世纪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诞生之日便具备国际性特色:大学是在与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的对抗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广大师生跨越国家与宗教束缚进行国际性流动。国际化并非是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衍生物,而是根源于高等教育的内在属性——国际性,国际化是对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际性特征凸显的描绘。

(一) 国际大都市的概念及内涵

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提出了国际大都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的概念雏形^[2]。国际大都市通常指那些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一定的人口规模、较强的经济

^① 基金项目:201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17JYA002)。

^② 段世飞,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比较。

实力、能吸引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并对全球有着较大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国际大都市的主要特征有:人口规模须达到一定标准,外籍人口须占一定比重;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能对世界经济起到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集聚众多拥有雄厚资本的跨国公司,辐射面可以波及区域和世界;有完善的市场体系;拥有一流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基础设施;能经常举办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可以接纳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有着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目前,核心级国际大都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洛杉矶和芝加哥。本研究选取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四个国际大都市的案例高校作为比较对象。

(二)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及内涵

目前,学界主要从四种不同的角度来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即过程说、活动说、能力说和态度说^[3]。“活动说”主要从人员流动、课程改革和技术援助等活动维度来阐释高等教育国际化,代表人物有阿萨姆和瓦特。“能力说”侧重培养和发展师生的国际态度、国际技能和国际知识。“态度说”强调观念和态度等方面的国际化,主张通过全球意识的培养营造国际化的氛围和精神气质,代表人物有哈若瑞。“过程说”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界定为国际维度(international dimension),如全球的和跨文化的观点,融入高等教育诸多功能之中的发展过程,代表人物有简·奈特(Jane Knight)^[4]。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界定为政府和高等教育系统为应对全球化趋势而制定的政策或开展的项目^[5]。本研究所界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上述四种学说的综合,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离不开具体活动作为支撑,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一定程度会促进高等教育国际能力的提升和国际精神气质的改变。

二、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综述

目前,国外关于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为国际大都市的教育比较研究,如伦敦大学学院的凯伦·埃奇(Karen Edge)曾对伦敦、纽约、多伦多等城市的“学校领导”进行研究,发表了《学校领导认证计划:伦敦、纽约和多伦多》(School leadership certification programmes: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伦敦、纽约和多伦多的学校领导职责和责任》(School Leader Responsibilities and Accountabiliti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等论文。国内研究主要分为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大陆的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一) 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1. 单一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借鉴

孔令帅分析了纽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背景,并通过分析纽约大学等高校的案例对纽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成绩进行了总结^[6]。金保华等指出纽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采取了内外兼修的策略,即对内将国际比较视角与大学的所有使命融合,对外将积极的态度和全球的意识落实为具体的全球化战略^[7]。郭婧从一流大学的视角出发,探索了伦敦的世界一流大学为推动伦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将伦敦打造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战略规划^[8]。胡国勇以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作为案例,介绍了东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具体策略^[9]。刘晓亮等将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对不同阶段新加坡政府和高校的国际化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分析^[10]。王金瑶等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作为案例,从办学目标、师资生源、课程体系和教育合作等方面总结了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事实经验^[11]。何斌从教育观念、师资构成和学生来源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及发展策略^[12]。

2. 多个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综合分析

李梅从学生国际化、师资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等方面对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三座国际大都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了比较,归纳和总结了三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特点、路径与模式^[13]。廖青梳理了新加坡和香港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打造区域教育枢纽的战略及其侧重点^[14]。宋佳基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视角,探析了新加坡和香港建设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的影响因素^[15]。赵风波以温哥华和上海

的两所研究型大学作为案例,研究了两座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独特优势^[16]。

(二)中国大陆的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确立了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也将上海和广州定位为国际大都市。目前,国内关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涂端午等从国际大都市的概念及内涵出发,提出了国际大都市建设对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并给出了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对策^[17]。刘永武分析了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必要性,以及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提供了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建议^[18]。刘娟在分析伦敦高等教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为北京构建学术之都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出对策,如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扩大来京留学生规模^[19]。李梅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模式和战略规划等层面指出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可能路径^[20]。蒋竞莹在对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设想和实施对策^[21]。黄铿以校际交流项目为切入点,探究了广州高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22]。

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比较

本研究选择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四座国际大都市进行比较,原因在于这四座国际大都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具有一定可比性。四座城市都是所在国家和区域的金融贸易中心和人才聚集中心,都有着丰富且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且四座城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纽约被公认为世界之都,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与纽约并列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巴黎是欧洲第二大城市,是西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东京是亚洲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四座国际大都市的地缘优势和发展重心各有不同,其高等教育系统也有着较大差异。为更深入、全面了解四座国际大都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概况,有必要选择四座国际大都市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型高校,针对性地对其国际化发展进行比较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为依据,分别选择四座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两所研究型高校作为比较案例,这八所案例高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自城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然后从四个主要维度:学生、师资、课程和合作办学对案例高校的国际化进行比较,最后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归纳比较出四座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特点与路径。

(一)四座国际大都市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发展比较

1. 伦敦、纽约高校国际学生在规模和比例上优于巴黎、东京

学生国际化是衡量大学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四座国际大都市的案例高校因发展定位的不同,其学生国际化程度亦各不相同。本研究以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作为数据来源,以国际学生总人数、国际学生比例作为学生国际化比较的依据。如表1所示,伦敦的两所研究型大学不管是在国际学生规模还是在国际学生比例上都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国际学生比例最高,为55.9%。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地处国际大都市伦敦的市中心,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2016年至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连续三年成为英国最国际化的大学,也是八所案例高校中国际视野评分最高的。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学生总人数最多,为16745人。伦敦大学学院的国际学生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6%来自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地区,40%来自英国以外的地区^[23]。纽约高校的学生国际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在国际学生比例上仅次于伦敦的两所研究型大学,分别为34.2%和31.5%。其中,纽约大学的国际学生总人数仅次于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对国际学生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招生不分性别、宗教、社会背景和国籍,国际学生来自133个国家和地区,且纽约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逐年上升,从2002年的4152人上升到2019年的14013人,国际学生比例也从2002年的10.5%上升到2019年的31.5%。

巴黎和东京的四所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学生规模和国际学生比例上都相对较低。东京大学的国际学

生比例为 11.7%，东京工业大学的国际学生总人数为 1214 人，两项数据均为最低。东京高校的国际学生规模和比例低与日本对留学生的语言要求有着直接关联。长期以来，日本高校对申请留学日本的学生都有一定日语水平要求，这让不少没有接受日语培训的留学生望而却步。为改变这一现状，日本提出“留学生 30 万计划”，要求构筑英文授课等实施体制^[24]。受师资和资金的影响，东京全英文授课的高校和课程还相对有限，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东京高校国际学生规模和比例低的局面。如表 1 所示，巴黎和东京的高校中，国际研究生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百分比都相对较高，最高的是东京大学，为 86.1%。

综上所述，伦敦和纽约高校的国际学生规模和国际学生比例都相对较高。巴黎和东京高校的国际学生比例相对较低，但国际学生的学历层次较高。由于国际学生规模和国际学生比例一定程度体现了高校的学生国际化水平，因而伦敦和纽约高校的学生国际化水平要高于巴黎和东京高校。

表 1 2019 年 QS 排名中八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学生规模和比例

研究型大学	学生总人数	国际学生总人数	国际学生比例 (%)	国际本科生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百分比 (%)	国际研究生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百分比 (%)	国际视野评分 ^①
哥伦比亚大学	26 160	8 966	34.2	14	86	79
纽约大学	44 433	14 013	31.5	41	59	65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16 797	9 395	55.9	47	53	97.1
伦敦大学学院	32 795	16 745	50.7	47	53	95.8
东京大学	27 407	3 217	11.7	13.9	86.1	35.9
东京工业大学	9 962	1 214	12.1	19.7	80.3	39.4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20 234	5 430	26.8	21	79	78.3
索邦大学	41 777	7 851	18.7	37	63	67.3

资料来源: QS Top universities, Ranking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

2. 伦敦高校的师资队伍比纽约、巴黎和东京更为国际化

师资队伍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主体，已经成为推进高校国际化的核心要素^[25]。如表 2 所示，四所国际大都市高校的师资结构国际化差异较大，伦敦高校的国际师资队伍不管是在规模还是在比例上，都是所有案例高校中最高的。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师资规模最大，为 2926 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国际师资比例最高，为 54%，即有超过一半的教师为外籍教师。作为伦敦高校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资国际化与伦敦城市的文化密切相关。“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促使伦敦成为国际化的世界城市，而伦敦的大学文化则以国际化的特征，与伦敦的城市文化相融相通”^[26]。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院长基思·奥尼恩斯 (Keith O’Nions) 也将师资国际化归结于地缘优势：“身处伦敦这样一个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程度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帝国理工本身也具备了伦敦的这种国际化特质。30% 以上的国际教职员工比例并非所有国际大都市的大学都能达到。”^[27]

^① 国际视野评分数据来自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国际视野评分为国际学生比例、国际员工比例、国际合著比例的综合评分。

表2 2019年QS排名中八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教师规模和比例

研究型大学	教师总人数	国际教师人数	国际教师人数比例(%)
哥伦比亚大学	6315	981	15.5
纽约大学	7985	1138	14.2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3883	2100	54.0
伦敦大学学院	6532	2926	44.7
东京大学	4522	280	6.1
东京工业大学	1538	196	12.7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4555	1076	23.6
索邦大学	4643	735	15.8

资料来源:QS Top Universities. Ranking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

在所有案例高校中,东京高校的师资国际化程度最低,以东京大学为例,国际教师人数为280人,所占比例仅为6.1%。在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尽管东京大学世界综合排名42名,但在国际化大学排名中却排到了150名。师资国际化程度不高成为东京大学国际化排名较低的具体表现,并且东京大学师资国际化程度不高与日本对国外高端人才接纳体制的滞后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日本已于2012年5月7日起启动“积分制”以留住国外高级人才,但目前仅有1500余人获批,难以满足东京高校对师资国际化的迫切需求^[28]。另外,东京高校的大多数教职通常被日本人所占据,全日制外籍教师大多为合同工,无法获得终身职位^[29]。由此可见,东京高校对招聘外籍教师缺乏足够兴趣与动力。

3. 东京高校的课程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但发展迅速

课程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英语和法语作为联合国的官方语言,全球使用人口相对较多。在本研究的案例高校中,由于伦敦、纽约和巴黎高校的课程教学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使得这些城市高校的课程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哥伦比亚大学为开拓本科生的国际视野,创建了专门针对本科生的“全球虚拟课堂”等^[30]。相比之下,东京高校的课程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不过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东京高校近年来采取积极措施推动课程国际化的发展步伐,特别是加强英语课程体系建设。为了培养学生分析和洞察当代亚洲社会和国际关系的能力,东京大学于2008年开设了亚洲信息社会课程,该课程专门为国际学生和日本学生量身定制,课程的授课语言为英语,对学生的日语水平不做要求^[31]。2013年,东京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还为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开设了三语课程(trilingual program, TLP),学生除了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外,还需要掌握第三门外语^[32]。另外,东京工业大学以英语授课的形式,通过开设国际事务课程和相关知识技能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能力。与此同时,东京工业大学还组织艺术、历史和文化讲座来促进学生的国际兴趣^[33]。

4. 国际合作办学:纽约、伦敦、巴黎的国际合作办学方式多样,东京的相对单一

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合作办学形式多样,既有海外分校建设,又有国际项目合作等。案例高校海外分校(校区)建设如表3所示。伦敦、纽约、巴黎三座城市的高校除了传统的国际项目合作或国际课程合作外,更加注重教育输出,均在海外建设了分校(校区)。作为伦敦的全球化大学(London's Global University),伦敦大学学院为了实现其国际化战略布局目标,除了在伦敦设立校区以外,还在阿德莱德和多哈两座城市分别设立了澳大利亚分校(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ustralia)和卡塔尔分校(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Qatar)。与其他大学不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国际化战略不只局限于国际学生的数量和教师的国际化,而是更多强调大学在国际化浪潮中应扮演的角色,即大学国际化应着眼于为人类服务,关注全球化问题的解决^[34]。鉴于此,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就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食品安全等全球议题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开展合作,以应对国际化的问题。2014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便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了浙江大学帝国理工联合学院,两校在伦敦和浙江海宁开展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硕博研究

生,共同开展大数据在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运用研究^[35]。

纽约大学将自身定位为“城市中”(in and of the city)的大学,它打破了一所大学只有一个校园提供教育项目的传统,在五大洲不同城市创建了 11 个全球学术中心(global academic centers)^[36]。除了创建全球学术中心之外,纽约大学还在阿布扎比和上海与所在国合作创建了两所分校,分别为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两所分校与纽约校区一样都具有学位授予权,分校与本部的课程打通,学分互认,被两个分校录取的学生可以在本科期间选择两个学期到纽约校区和其他全球学术中心进行学习。纽约大学的海外分校和遍布全球的学术中心保证了学生可以在不同城市学习,感受不同城市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巴黎文理研究大学(Paris Sciences & Lettres - PSL University)筹办于 2010 年,由巴黎的 9 所大学和研究所合并而成。其下属的巴黎多芬大学(Université Paris Dauphine,又称巴黎第九大学)在突尼斯开办了巴黎多芬大学突尼斯分校(Dauphine Université Paris - Tunis),该分校毕业生可以同时获得法国多芬大学文凭和突尼斯的国家文凭。2006 年,索邦大学与阿布扎比政府签署国际协议,创建了阿布扎比巴黎索邦大学(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Abu Dhabi,PSUAD),该大学作为索邦大学的海外分校,旨在为来自阿联酋和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提供最好的国际高等教育。阿布扎比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有 17% 来自世界 90 个不同的国家,毕业后可以获得由索邦大学和巴黎笛卡尔大学所授予的艺术、人文和科学学位^[37],据数据统计,东京的两所案例高校均没有与国外合作创建海外分校(校区),东京高校的国际合作办学方式相对单一,更多以国际项目和国际课程合作为主。以东京大学为例,东京大学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莱斯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全球机械工程人才交流项目。东京大学与合作学校通过讲座等形式互相邀请对方教师为学生上课,并针对具体项目共同商讨和组织学生的交流计划^[38]。

表 3 截至 2017 年 1 月八所研究型大学海外分校(校区)情况

研究型大学	海外分校(校区)	所在地
哥伦比亚大学	—	—
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上海纽约大学;11 个全球学术中心	阿布扎比,上海;阿克拉,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伦萨,马德里,伦敦,巴黎,布拉格,特拉维夫,悉尼,华盛顿特区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浙江大学帝国理工联合学院海宁校区	浙江海宁
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澳大利亚分校,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	阿德莱德,多哈
东京大学	—	—
东京工业大学	—	—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下属)巴黎多芬大学突尼斯分校	突尼斯
索邦大学	阿布扎比巴黎索邦大学	阿布扎比

资料来源: <http://www.cbert.org/resources-data/branch-campus/>

(二)四座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特点与路径比较

1. 特点比较

(1)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以国际学生、国际师资、国际课程和国际合作办学为分析视角,通过上述对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比较,可以发现四座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一定差异。伦敦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最高,具体表现为国际学生规模和比例高;国际教师数量和比例高;课程教学的国际化程度高;国际合作办学水平高。纽约和巴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表现为国际师生比例较高;课程教学使用了国际语言;均创建了海外分校(校区),国际合作办学方

式多样。相比之下,东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程度较低,国际师生的规模和比例在所有案例高校中是最低的;虽然课程教学开始重视英语,但主要教学语言还是日语,课程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合作办学方式单一,没有创建海外分校,仍然以国际项目和国际课程合作为主。总的来说,伦敦、纽约、巴黎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更为全面、深入和成熟,东京的高等教育仍然还是局部国际化而不是整体国际化。

(2)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城市发展定位的关系不同。伦敦和纽约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与城市的国际化紧密联系,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城市发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伦敦:知识型首都》报告指出“高等教育机构为伦敦吸引了大量有天赋、有才能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智慧推进了‘创新发展’在伦敦大都会区的实现进程”。伦敦大学学院的国际化战略深受伦敦国际大都市多元包容文化的影响,它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化大学,通过各项国际化举措反过来推动伦敦的国际化,在全球化环境中完成全球性研究的使命。在纽约这座世界级国际大都市的影响下,纽约大学将自身定位为城市中(in and of the city)的大学和世界(in and of the world)的大学,力图打造世界第一所全球网络大学(global network university),除了纽约校区以外,纽约大学还在阿布扎比和上海设立分校,在全球五大洲不同城市设立11个学术中心。纽约国际化的教育内容与方式不断地推动纽约市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继续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与伦敦、纽约相比,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压力下,东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目标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东京城市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

(3)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不同。有学者指出,“国际化的风险是高校为了经济利益,让课程对国际学生更具吸引力,而忽视了国际化的深层次目的,如跨文化理解等”^[39]。一定程度上,东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符合这一论述,这是因为东京高校追求的是名义上的国际化,如象征性地提供英语外籍教师和商务英语课程,给新的学院贴上国际化标签,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借此吸引海外学生,以实现经济创收,增加学校的办学经费。而伦敦、纽约和巴黎的高校除了兼顾经济理念和政治理念,还注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学术和文化动因,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化活动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成效。以伦敦为例,在学术理念层面,伦敦通过设立奖学金吸引国际学生来伦敦就学,通过多种激励举措招聘外籍优秀教师来伦敦任教,很大程度提升了伦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在经济理念层面,伦敦将高等教育作为重要产业,经济价值利益成为伦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力。

2. 路径比较

伦敦、纽约、巴黎作为高等教育历史悠久的国际大都市,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更多是“内生”,即依循高等教育规律,依靠自身发展。在这三座国际大都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更多依赖于高校的自身发展。每个城市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都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具体战略。例如,伦敦大学学院制定了《伦敦大学学院2034战略》(UCL 2034),提出以建设“伦敦的全球大学”为目标,将大学的教育、研究、创新和企业融为一体,为人类的长远利益服务。纽约大学制定了《2031愿景》(Framework 2031),提出建设全球网络大学的发展愿景。相比之下,东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是将“内生”与“借鉴”相结合,东京高校在传统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英美国家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经验,以其作为模仿超越的模板,在保留日语课程的情况下,大力构建英语课程体系,吸引国际学生和教师来东京就读和任教。

另外,政府在东京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2009年推出的顶尖大学全英文授课项目“Global 30”,以吸引全球一流人才到东京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等国立大学就读;2014年推出的超级全球化大学(Super Global University,SGU)战略,以支持东京大学等顶尖大学的国际化。

四、关于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建议

在教育对外开放与“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首都高等教育担负的责任及其国际化发展战略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创建立足本地、制胜全球发展模式的重要解读。这既有时代赋予首都高等教育的宝贵机遇,又面临巨大挑战。为适应首都国际大都市建设,应从内涵、体制、战略和品牌等维度推动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一) 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 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体制改革

“全面国际化”(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的观点认为,“全面的国际化将一定程度塑造高等教育的制度精神和价值观。它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教学、研究和服务层面,还将促使高等教育对全球经济、贸易带来影响”。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坚持的理念便是“全面国际化”,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兼顾经济理念和学术理念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理念,即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应承担相关使命。当前,北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还处于能力建设阶段,仍然以学术理念和政治理念为主导,还不是全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因而,北京需要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在学术理念的基础上,可以借鉴伦敦、纽约、巴黎的经验,重视高等国际化的经济理念,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输出,将北京市优质高等资源的规模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发展规划》提出“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新机制和新模式,引导中外合作办学向高质量、规范化方向发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办学体制改革上,北京市可以借鉴伦敦、纽约、巴黎三座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加大对国际合作办学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加大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深度和范围。积极鼓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高水平大学到境外开办海外分校,大力提升北京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借鉴新加坡、阿布扎比等国际教育枢纽的经验,加大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吸引力,支持鼓励世界一流大学来北京建立分校或与北京高校深化在国际项目和国际课程等领域的合作。

(二) 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北京品牌”

北京市政府应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计,谋划布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在统筹北京市高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由需求驱动为主向政策驱动兼顾转变。政府层面,加强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政策监督与引导。高校层面,推动高水平大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相结合,在学科建设和课程教学等方面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引导北京高校准确定位,实行错位竞争,根据各自办学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带动北京市高校整体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在加强市政府宏观协调、规划、投入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各方参与高教国际化的积极性和活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高校自主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管理体制。

人才的聚集存在“乘数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起决定性作用。当前,北京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不相上下。2014年的数据表明,北京市普通高校共有89所,各类高等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共有193万人。然而,北京市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效应并没有充分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北京的高等教育还处于学习和追赶阶段,其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与欧美国际大都市相比还远远不足。《北京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动北京成为展示国家教育成果的重要窗口,进一步扩大首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鉴于此,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可以借鉴纽约、伦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已有经验,通过培育本土国际化人才和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北京品牌”,为将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构筑人才高地提供智力支撑。

(三) 吸引优秀外籍人才来京任教, 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心

伦敦、纽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之所以高,很大程度体现在它们的高校有着较高的国际教师规模和比例,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外籍教师比例分别达到了54%和44.7%。为了招聘到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研究者,伦敦大学学院采取了诸多激励措施,如为外籍教师提供大量参加国际活动的机会^[40]。为提高北京高校外籍教师的比例,北京市须立足全球人才市场,设立外籍专家招聘委员会等机构,在实施“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的基础上,加大对优秀外籍人才的引进力度,并针对外籍人才制定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政策,以提升北京市的师资国际化水平。

伦敦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度,鼓励国际学生到伦敦求学。国际学生教育为伦

敦提供了人力、技术、知识和财力,促使伦敦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当前北京的国际学生规模和比例还相对较小。以北京大学为例,国际学生所占比例仅为10%,而国外同类大学国际学生比例达到了30%以上^[41],伦敦的两所案例大学甚至达到了50%以上。参照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只有以高比例的国际学生作为基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才会成为可能。为了促进学生的国际化,北京需要在积极落实《留学北京行动计划》的基础上,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既要鼓励学生出国学习,又要吸引国际学生来京学习。与此同时,丰富国际学生的来源地,适当向欧美国家倾斜,促进国际学生国家背景的多元化。另外,北京可以借鉴东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经验,积极构建和完善英语课程体系,加快课程国际化的发展步伐,真正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心。

五、结语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深刻指出:“大学按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它们却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42]客观来讲,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完全独立,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地方的知识社区。地方和大学之间有许多依赖关系,这些关系并不会损害或削弱大学的责任和使命,不会妨碍大学阐明普遍性的真理。大学的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大学对真理普遍性的阐明很大程度归功于地方性^[43]。该论述可以用来解析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大学是城市的大学,城市是大学的消费终端和生存依托。城市是大学的城市,大学可以为城市提供思想源泉。大学与城市之间协同共进、融合共生。国际大都市作为近现代城市高度发展成熟的产物,其“国际性”的彰显离不开当地大学国际化的推动,与此同时,国际大都市也为当地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孕育了文化基因。从全球视角看,全球各地的国际大都市既为高校提供了关键性成长、发展空间和资源,这些城市也必须依靠高校人才培养和知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国际大都市发展更加突出其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化和竞争力。从首都视角看,《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2016—2020年)》38次提到“国际”,其中7次提到“国际化”。大学将成为北京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大学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也将成为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保障。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的存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道路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适应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仍将面临诸多困难。为应对当前的机遇与挑战,北京应基于本地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首都一流大学实施的全球战略,整合全球资源、吸引全球人才、参与并主导国际合作与竞争,全面提升全球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刘永武. 国际化战略:新一轮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J]. 北京教育(高教), 2009(3): 7-9.
- [2] GOIST P D. Patrick Geddes and the C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4(1): 31-37.
- [3][21] 蒋竞莹. 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对策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5.
- [4] 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s, 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M]//FOREST J F, ALBACH G.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07: 214.
- [5] 菲利普·阿特巴赫, 姜川, 陈延柱. 全球化与国际化[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2): 12-18.
- [6] 孔令帅. 纽约教育发展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87.
- [7][30] 金保华, 刘晓洁. 世界城市纽约高等教育的演进、特征及启示[J]. 现代教育科学, 2017(6): 149-156.
- [8] 夏人青, 胡国勇. 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39.
- [9] 夏人青, 胡国勇. 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193.
- [10] 刘晓亮, 赵俊峰. 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 2012(12): 98-105.
- [11] 王金瑶, 来明敏. 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思维探析与启示: 基于新加坡高校的事实经验[J]. 江苏高教, 2007(2): 23-26.

- [12]何斌. 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05(1):16-19.
- [13][20]李梅. 亚洲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比较[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69-77.
- [14]廖青.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打造区域教育枢纽的比较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11):16-25.
- [15]宋佳. 亚洲高等教育枢纽之争:路径、政策和挑战[J]. 外国教育研究, 2015(12):79-91.
- [16]赵风波. 国际型城市中的研究型大学之“国际化”[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1.
- [17]涂端午, 李政. 论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与首都教育发展对策[J]. 北京教育(高教), 2003(10):9-12.
- [18]刘永武. 国际化战略:新一轮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J]. 北京教育(高教), 2009(3):7-9.
- [19][41]刘娟. 国际大都市构建学术之都的典范:伦敦高等教育发展特点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北京教育(高教), 2005(2):55-56.
- [22]黄铿. 广州市高校国际化教育的政府监管问题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3.
- [23][40]王雪双. 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策略选择: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为例[J]. 世界教育信息, 2015(17):56-61.
- [24]杨洪俊. 日本大学国际化历程及其理念变迁[J]. 江苏高教, 2018(12):40-47.
- [25]李沐纯, 魏卫, 毕斗斗.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师资队伍国际化的 VPC 模式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142-147.
- [26]张臻汉, 赵世奎, 张彦通. 英国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研究[J]. 江苏高教, 2014(3):146-149.
- [27][34]张鹤. 大学是人类的光环和守护者:专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院长基思·奥尼恩斯爵士[J]. 世界教育信息, 2012(15):3-5.
- [28]人民网. 日本启动“积分制”留住海外高级人才[EB/OL]. (2012-05-09)[2019-05-23]. <http://japan.people.com.cn/35467/7811619.html>.
- [29]曾小军.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政策与挑战[J]. 高教探索, 2017(6):86-90.
- [31]東京大学学際情報学府. 情報化時代のアジアを理解するための革新的なアプローチ[EB/OL]. (2019-03-12)[2019-05-23]. <http://www.iii.u-tokyo.ac.jp/education/courses/itasia>, 2019-03-12.
- [32]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rilingual Program (TLP)[EB/OL]. (2019-03-12)[2019-05-23]. http://www.c.u-tokyo.ac.jp/eng_site/info/academics/zenki/tlp/, 2019-03-12.
- [33]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olicy Paper on Internationalization[EB/OL]. (2003-07-01)[2019-05-23].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data/pdf/policypaper_en.pdf.
- [35]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浙江大学帝国理工联合学院[EB/OL]. (2014-04-23)[2019-05-23]. <http://www.news.zju.edu.cn/2014/0423/c3234a209307/page.htm>.
- [36]New York University. Studying Abroad[EB/OL]. [2019-06-01]. <http://www.nyu.edu/academics/studying-abroad.htm>.
- [37]Paris Sorbonne University Abu Dhabi. About Us[EB/OL]. [2019-06-01]. <https://www.sorbonne.ae/about-us/>, 2019-02-20.
- [38]東京大学. グローバル機械工学人材交流プログラム[EB/OL]. (2019-03-07)[2019-03-20]. <http://www.phonon.t.u-tokyo.ac.jp/gme/#exchange>.
- [39]夏人青, 胡国勇. 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80.
- [42][美]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 王承绪, 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5.
- [43]BENDER 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211.